

三
国
志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

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

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

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

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

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
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
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
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
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

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
 見棄去故勦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
 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
 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恆菲飲食薄衣服弊車
 羸馬號為寡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
 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日整頓傳舍
 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
 病卒於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父與一名方
 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驪為賊
 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
 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邱洪薦繇欲令
 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

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
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
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
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
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
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
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眾
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

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
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
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
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沂

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力反獻帝春

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元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

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

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

尋病卒時年四十一笮融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

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

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

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

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

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
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
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
城相薛禮爲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醋
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
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
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
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
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讐敵原其本心實
非所樂康甯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
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
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
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
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
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
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
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諸弟敬憚事之猶父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
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
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

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尙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尙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

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
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
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
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
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
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
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
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

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畱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尙未密夜伺閤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

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

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
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
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
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
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
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
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擗得

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
 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
 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甯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

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

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曰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

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
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
赴文舉請詣元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
其人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
出教曰龍欲騰翥
先階尺木者也
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

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

不得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

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

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

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甯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
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
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

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
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
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

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

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
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雷彼為籌策或疑慈西

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
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

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
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

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
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許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

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
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

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
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

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
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

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

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貶當歸孫權統事

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子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亨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亨字元復
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

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阯

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

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

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

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

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黼領

九真太守黼音于林反見字黼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

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
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尙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旣
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
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
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
又尙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
爭今欲條左氏尙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
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
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

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

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稍

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區景

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

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

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

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

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歛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送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瑋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

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
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
太守岱畱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
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畱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
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
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
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
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
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

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
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

因反縛以出卽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
邇莫善於信保大

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
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
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
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
氏之祚不延者也壹黜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于歛皆免爲

庶人數歲壹黜坐法誅歛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
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尙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
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

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

吳志卷四考證

劉繇繇伯父寵為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

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

又注入居九列四登三事○毛本作入居九列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循冊府作脩

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宋本作眾數萬

殺太守朱皓注竿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無

人命字

因酒酣殺昱○監本誤阻誅殺昱今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監本誤路住江夏今改正

太史慈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通章監本誤有章今

改正

策命慈往撫安焉注但其後不達臣節○不達宋本作

不遵

子亨官至越騎校尉○監本亨作享今改正

士燮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闕壹乃亡歸○闕疑作關

黼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宋本作南海

尉他不足踰也注捧其顛搖稍之○

臣龍官

按搖稍二

字不可解稍疑當作捎廣韻搖捎動也蓋謂捧其頭

搖動之也

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
監本訛作搖今改正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毛本無阻字

大志卷四考證

吳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

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

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

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

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

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

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

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

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

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

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

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

守漢遣議郎王誦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

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

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

夫入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

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

大驚遽釋騰夫人智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

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

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

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子安嗣安坐黨魯

王霸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

纂嗣纂妻卽滕允女也允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暉漢尚書郎徐令子暉

承撰後漢書稱暉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暉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權母

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

下之謝不肯由是矢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

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

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勛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

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

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

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

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

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簿也琨具

啟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

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

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允為丹陽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

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琨以督軍中郎將

攻伐宜得琨眾乃復用景召琨還矣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

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
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
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卽尊號登爲太
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
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
祚襲封亦以戰功至於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
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
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
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歷曰纂先尙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

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
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
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
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
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
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
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於時未授名號亦必謂
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
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

於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
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

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
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
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
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
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
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

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

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

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

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

吳錄曰袁

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宏呂后專制故事侍疾

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

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

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
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尙女也尙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
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
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
尙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允爲太常衛將軍進封
永平侯錄尙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
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
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

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尙將

家屬徙零陵道見殺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甯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事同漢

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琅邪王

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尙妻卽峻

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

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

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

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旣至峻遣還休太平中

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

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

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

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

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

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

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紫白裕裳丹縹絲履從石

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

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

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

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卽皓也太子和旣廢後爲南陽

王居長沙孫亮卽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

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

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

皓卽位尊和爲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

何姬

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

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

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

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爲

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恆置座側

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
 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
 不聽朝政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
 人著以相撲朝成久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
 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
 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
 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入見葬
 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
 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
 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
 猶疑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允之族女也允夷滅夫人父牧以
 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
 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
 侯拜衛將軍錄尙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

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恆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於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

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
斯累邪

吳志卷五

吳志卷五考證

孫破虜吳夫人甚有補益注策功曹魏騰○太平御覽

作魏勝

臣明楷

按吳範傳作魏勝注引忤策幾殆賴

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滕音同勝則滕字之
譌耳

吳主權徐夫人復爲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
還矣宋本作還吳

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於蕪湖督平魏將軍○漢丹陽
郡蕪湖縣東晉始改名於湖此於字疑衍

吳主權潘夫人夢有以龍頭授己者○以毛本作似

孫亮全夫人尙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道宋本作追
孫和何姬植宣成侯○北宋本作宣城

立者何氏子云注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
都都叔父信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宋本作舉兵欲
還秣陵誅都多秣陵二字都叔父信作都叔父植

吳志卷五考證

吳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靜子瑜 皎 孫賁子隣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

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

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日頃連雨

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饘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

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

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

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

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

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

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

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

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

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

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暉瑜皎奐謙暉三子綽
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
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
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
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
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
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
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

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
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
子彌熙耀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
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
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
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
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眾事廣陵吳
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
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

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
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甯忿爭或以
諫甯甯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
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
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
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
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
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
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
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

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尙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甯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

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日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
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
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允爲丹陽侯允卒無子弟
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
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允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眾以揚武中郎將領江
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
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
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
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

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
 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
 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
 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
業而慮水道沂流二千里一旦有
 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
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
 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
 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
 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
 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
 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
 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
 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
 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

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允呂據據允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允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允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

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
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
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
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
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
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
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
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
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

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

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
賁因而獲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
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時
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

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

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

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

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

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邱輔遂得進據廬

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

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

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遠雅在郡垂二十

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畱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

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

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

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

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

長亦見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

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

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諧城門校

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責曾孫惠字德
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甯元年赴齊王罔義
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罔驕矜僭侈天下失

望惠獻言於罔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
青岱辭甚深切罔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
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
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
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
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
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
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勝
題道衢推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
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
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
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

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

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允袁術深

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
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

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郎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

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

人齋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數歲卒子興昭偉昕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

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

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為左右

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嬀覽子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邱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

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

不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

松笑曰屬亦自忿行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

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

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

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

餘

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啟送

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
 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
 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
 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
 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
 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
 喜志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
 林也

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
 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

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
 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

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遣改秀姓曰厲干寶
 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

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創業今
 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甯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

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

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

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

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

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

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

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

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

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

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

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

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

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賊柄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驃都尉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憲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

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

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吳歷曰媯覽戴員親近邊

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

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

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

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

鴻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鴻所殺進走入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

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

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

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

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

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

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

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

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

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

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

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
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勅
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
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
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
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
其門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
禦敵權聞亂從椒邱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
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
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承烈校尉統
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
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
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

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堠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眾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弈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

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

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

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

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

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

千人牛馬器械甚眾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

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

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

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

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宏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

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

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

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

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

乎故詳著云

平勃督督元

前經短督興濟基近幾難劉京默鳳丑不泰其榮香

特曰夫家賦思壽古今文常宗子琳細精人微極對壯

中... 王太... 命甚... 蘇... 水... 文...

丞... 劉... 王... 命... 蘇... 水... 文...

文... 劉... 王... 命... 蘇... 水... 文...

文... 劉... 王... 命... 蘇... 水... 文...

吳志卷六

交... 魏... 軍... 桂... 氏... 封... 弟... 王... 督... 中... 前... 督... 蘇... 政... 謝... 合...

吳志卷六考證

孫靜令促具鬻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

○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臣明楷

按孫亮傳云太平二年

夏口督孫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二年魏

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四年十一

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此云黃初三年死

疑誤黃初二字或衍蓋壹以甘露二年奔魏甘露四

年死適當三年則云壹入魏三年死於文義亦合也

孫賁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注景卽棄守歸賁因而獲

免○監本訛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九歲無領郡理疑

脫十字

潛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監本訛作多

為有言今改正

孫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注君過聽不以某鄙數

見訪及○監本訛作不以其鄙今改正

孫匡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握兵毛本作提兵宋本

作提兵

孫桓作橫江塢會卒注慎子丞字顯世○丞晉書作拯

下同

又注皆當如今宗室○太平御覽作皆當令如字

吳志卷六考證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一四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子承奮休

顧雍子邵承邵子譚

諸葛瑾少子融

步騭少子闡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

左氏春秋博覽眾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

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

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

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

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
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
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
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
元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
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
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勛况乃古君五十
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
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
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
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
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
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
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
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
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

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

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

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爲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

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

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

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在事者君便上表漢室

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

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

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

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

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

澤未洽一旦領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

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

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

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

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

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

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

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

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

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允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

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

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邱酒池長夜之

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

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

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

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

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

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

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

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

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

遣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

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

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

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

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
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
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更拜輔吳將軍班亞
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
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
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
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
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
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
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
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
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
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
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
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
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

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昭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

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

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

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荆州嘗白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籍

其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

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

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

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

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

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

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

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都督

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讜

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欸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

爲國士欸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欸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

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雷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爲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

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

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

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

為婚

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

生女權為子和納

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

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

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

同歡樂休為人解達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

登甚愛之常在左右

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

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

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

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宏佞偽險

誠休素所忿吳錄云宏會稽人也宏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

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蔡伯喈

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

而易教伯雍與伯喈

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

所歎因以為字焉

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

虞皆有治

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

守事討除

寇賊郡界甯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

權為吳王

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

還寺而家人

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

權臨賀之

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

權乃議獄

輕刑

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

而論之為設

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無所施設

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

者是事未

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

各欲立功

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

聞兵法戒

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

國也陛下

宜禁制苟不足以懼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

從之軍國

得失行事可不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

自非面見

口未嘗言之

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酤

障營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

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

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

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

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上以含垢為德臣下

能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

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甯有汗馬之勞可

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

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眾評曰雍不以

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

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

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劔之以

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

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

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

無私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

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

自裁以此言之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

不當責懷敘也

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
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
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
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
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

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

為東南名士仕

吳為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

東以榮為軍司

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榮兄子

禺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

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唇吻孫權統事聞

徽有才辯召署

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

行刑問之何罪

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啟

方今畜養士眾

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

愚乞哀原權許

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

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
 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數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
 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
 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
 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
 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
 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
 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
 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
 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
 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
 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趨令妻
 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
 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
 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
 一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
 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雖以公議自割猶以
 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
 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眾

尚書
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

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

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元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

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

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

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

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

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

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

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
 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
 相待其畱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諳至典軍中郎

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

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曰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

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

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

在譚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

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鑿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

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

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

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

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

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

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旣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

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

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

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

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

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

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

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

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徒之譚坐徒

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

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

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

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
 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
 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
 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

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宏咨見而

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
 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
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
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
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
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
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
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
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
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
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

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
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
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
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
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
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
小未畱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
下若抑威損忿斲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
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
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臣松之云以爲劉后以庸

蜀爲關河荆楚爲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
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爲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
禍心助魏除害是爲翦宗子勤王之師紆曹公移都之
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
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
橫屬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
寔爲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

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
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
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
不言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孔明若畱從卿
者孤當以書解元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
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
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卽
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卽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
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也知卿意

至輒封來表以示
子瑜使知卿意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

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

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

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

大動亦以全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

師保境為功

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

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瑾為人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宏雅權亦重之大事咨

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

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

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

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
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觀之不如
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白
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
以自安住耳甯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
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甯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
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
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
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
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

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
 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
 對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
 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
 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蹶齧者也疆當陵弱弱當求援此
 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
 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
 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
 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
 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
 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
 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

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

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

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

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

行尤純妻死不娶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

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

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

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

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

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秋冬則射獵

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

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

有博奕或有擣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
 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
 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
 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
 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
 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
 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
 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
成及恪被誅融果剖
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
 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卜子
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
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

誦經傳

吳書曰隲博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稽焦征羌郡之

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

人客放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為

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

時旌欲委去隲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

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

中設席致地坐隲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

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旌惟菜茹

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能忍

此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

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峻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

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

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

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

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

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

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

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

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

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
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旣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
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
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騭
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
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
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
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
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

君子哉騫於是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

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

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眾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求出補

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

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

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

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

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擧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

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郢都守邊匈奴竄

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

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
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
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儻上疏曰伏聞
諸典校撻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
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
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
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
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
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
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

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甯，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

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
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平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
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
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
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
備吏更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
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
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
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隲表
言曰北降人

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
江以定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

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隲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甯有可以沙囊塞埋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宏得眾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

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
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
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
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
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
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
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
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
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

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譔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

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
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
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
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
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
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求欲二君
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
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
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

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爲己而

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旣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隲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造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毛本

無由此二字

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毛

本作宮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

患○欲同手劍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邵字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因會平論之
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諷議而去或
結友而別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作
虞邱而虞仲亦作吳仲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阮○章阮宋本作章阮

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作
時人謂徙居者爲諸葛

又注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孫
諸縣侯因并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人無
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於一鄉嬰何功德而其孫乃
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紆曹公移都之計○各本紆俱作行今改
正臣龍官按當作紆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恐懼

欲遷都以避之今荊州爲權所破羽死而操安遷都
之計可以緩也

比蒙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丕

步騭權遂命騭上益陽○遂監本訛作逆今改正

衛旌李肅注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太平御覽以

為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賴注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騭所言○有疑作

與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臣

明楷

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又言終

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憂敗之

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遜蔡文至卽蔡款吳錄云款字
文德此作文至卽名求義作文至於款更協文德誤
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改
正

吳志卷七考證

當非元徽蔡文至明蔡文吳濬云

文辭此非文至明各未美非文至明蔡文吳濬

風靡文飾解之甚美姑精繪畫○精蓋本臨非繪今如

吳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紘子元尚嚴峻裴元程秉徵崇

闕澤唐固薛綜子翊瑩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吳書曰紘入太學事

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

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避難江東孫策

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

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

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

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

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

遣紘奉章至許宮畱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

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

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

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

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

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

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

義紘輒拜賤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

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

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

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

家門闕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

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

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

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
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
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
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畱鎮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
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
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
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
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

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吳書

東部所以重二人也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

眾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

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權率輕騎將

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

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搃旗

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

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

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

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

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

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

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

江表傳曰紘謂

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

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

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

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

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里所校無幾於北

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闕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

錯為虛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畱牋曰自古有

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

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

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

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

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閒眩

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

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

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

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

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絃見柎樞枕愛其文為作賦

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

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

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

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

也子元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元清介有

尚江表傳曰稱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

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

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

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

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

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鶯小者有鷦鷯皓性

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邱之不王

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

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

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

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

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

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

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

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林志

曰權又試峻
騎上馬墮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

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

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

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

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

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

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

裴元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元字彥黃下邳人也

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
優劣欽答所見與元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
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
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旣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
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
旣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
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

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
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

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錄曰崇

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
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
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
親焉嚴畷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
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
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
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
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
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

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厯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

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日宜

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

曰闕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

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

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不其沒矣大王勿

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不此其數

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六年冬卒權痛惜

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矣

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

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

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

年為尚書僕射卒

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

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少依族人避地交州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

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

陞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

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

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

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

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

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

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於吳陞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

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

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
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
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
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阨糜泔九
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
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僕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
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
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
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璵璠珊瑚琉璃鸚鵡翡
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

在九旬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
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髮
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搃
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
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
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
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
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

荆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畱
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
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
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
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
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旣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
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
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

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
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
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
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
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
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
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
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
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

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
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
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
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
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峭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
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
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
洪流滉瀆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
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

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
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
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
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
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
一朝之忿旣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
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
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
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

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

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

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

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六年春卒凡所著

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

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

休時翊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

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

是之謂乎翊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

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

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
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於漢奕世縣縣
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
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啟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於
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
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
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
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
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
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

託綜遺體過庭旣訓頑蔽難啟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
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
殊榮珣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
陋實闇實微旣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
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
存遺類如何愚允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
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
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
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

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旣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

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旣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旣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

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

侯臣皓之君吳也親信人人憂恐各

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

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

晉書曰瑩子兼字似吳人歷位二宮

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

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

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

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

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依暴誦之博學登顯既若千故前

昔平藉絲學端賦際為吳貞臣文望纂繼余存夫風

存以也飄躅闕主一部論林也至迦翰榮齊書不亦

稽曰建茲文駐意五益世合器經策持之亞敘耶邵

為至兼三世魯東宮書下為大下也前自

以吳人思立二宮丞賦吳史武帝魏州累數代則

大東三季卒蕃書入篇各曰海蕭王

不自躬試寸之費實由氣此帝後

吳志卷八

皆存射野下實行

吳志卷八考證

張紘少游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於史焉

注宜有紀頌以昭公義○公義元本作公美

非無忠臣賢佐闡於治體也○闡疑作諳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

○元本作嘗與孔融書自書

元子尚注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追以此爲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
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闕澤官府小吏呼召對問○宋本官府作宮府

薛綜召綜爲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臣浩按自錫光任延

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除

一本作餘臣龍官

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

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冊府所字衍取作輒
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脫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魯肅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

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

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為

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

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

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
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
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
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姿貌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允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

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入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

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

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

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

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

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

夏還定豫章廬陵畱鎮巴邱

臣松之案孫策於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

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邱縣也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

赴喪遂畱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

江表傳曰曹公

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
 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
 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
 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
 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
 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
 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
 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與曹氏相首
 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
 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
 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
 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
 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
 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
 遂不送質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
 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
 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

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
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
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
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
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
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
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
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
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
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
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
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
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
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

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日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

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

慮深失所望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孤也五萬兵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

子敬程公便者誠決邈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邈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

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於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同故能共

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

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

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

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

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

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

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

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

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

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

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

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

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

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
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

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

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

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

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

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旄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瑜等率輕銳軍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雷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

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

後仁聞吾入必走瑜即遣甘甯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瑜以二千人益之

攻圍甯甯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雷凌統以守其後身

與蒙上救甯甯圍旣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操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邱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

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

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

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

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醕醪不覺自醉時人

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往見瑜幹有儀容以

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

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

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

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

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

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

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

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

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

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

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逆
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畱語因言次
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
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差走後書與
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
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
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
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
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允初拜興業都
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
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
將軍周瑜子允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

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
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
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
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
以尙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
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
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
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
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允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

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允歸訴乞旬餘罪還兵
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
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允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允也
而允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
猶二君樂允成就豈有已哉迫允罪惡未宜便還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
愆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
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
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允病死瑜兄子

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

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

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

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

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

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

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

疆可以避害甯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

從命乃使細弱在前疆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

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

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偪乎又自

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

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畱家曲

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

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

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厯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
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
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
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
之云肅年少麤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

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
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
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
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

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

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

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

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

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

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

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

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

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會權得曹公欲東

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權起更衣肅

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肅對日向察

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

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

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

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

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紹兵馬甚精乘戰勝

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

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

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

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

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

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眾而云獨欲斬肅

非其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

論也

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
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
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
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
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
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
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畱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
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
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

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

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賤日瑜以凡

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

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

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

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

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

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即拜肅奮武校

此賤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即拜肅奮武校

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

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

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

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甯並勸
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
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
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
西圖璋畱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
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
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
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
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
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

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

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

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

是人何知日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

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

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

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

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

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

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

豫州私獨節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

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

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

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

無以答羽
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

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

吳書曰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

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

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

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

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

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

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
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
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
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
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
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
之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
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
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
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

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
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
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
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
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甯前據夷陵曹仁
分衆圍甯甯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
瑜普曰畱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
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
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

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
 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
 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
 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
 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
 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
 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
 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

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

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

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
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
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甯當不為乎
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
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勸邪蒙始
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
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
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諭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
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
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
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
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
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
義所行可跡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
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

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
雨水以入若畱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
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
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甯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
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
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
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
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鴟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
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

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鄱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

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蹠中魚
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
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
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
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
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
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
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
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畱孫

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
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
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
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
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
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
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
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

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
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
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
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尙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
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
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
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
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
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

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畱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畱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艍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

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

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
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
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
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
榮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
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
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
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
行畱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
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
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蒙入據城盡得羽及
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
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厯人家有所求取
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

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
 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
 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
 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
 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
 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
 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
 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
 給步騎鼓吹儀拜畢還營
 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羅於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
 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

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
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
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
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
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
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
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
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

耶於是用之甘甯龕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
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甯難得宜容忍之
權遂厚甯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
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
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
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娶子敬來東致達於孤
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
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
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
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

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
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
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
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
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
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
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
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

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
 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
 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
 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周瑜皆為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偏稱後漢書作偏積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畱鎮巴邱注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

臣明楷

按本傳

後云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邱名同地異

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眾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士風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下

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無

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頤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燹炙

張天燹調飛火也

還保南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艷爛

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發火毛本作舉火往船
通鑑作船往艸爛毛本作絕爛營砦宋本作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
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

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
以策之收納英雋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
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乖冊府作微矣
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覲

又注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弱眾元本作強眾

呂蒙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襲肅元本作襲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監本訛作普

肅今改正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臣浩

按今子下疑

脫太字子太郝普之字也

仗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九考證